

中国派出的第
一个外交使团
出使美国和欧
洲各国的记录

5

志剛 初使泰西記

湖南人民出版社

初使泰西記

初使泰西记

志刚著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5.625 印数：1——8,100

统一书号：11109·164 定价：0.60元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Ⅶ．XXⅦ．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林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正式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著作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提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记载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铭刻着张骞、玄奘、鉴真、

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正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可是，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将外国隔开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几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藏起脑袋学鸵鸟。典型的例子如慈禧太后颇为优礼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当然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父子的命却双双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办法。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能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

的神话毕竟得逐步让位给科学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访问欧洲，志刚、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政府官员，是奉派去的；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收的就是这些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外国的记录。“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本丛书以收录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是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确有历史和文学的兴味和价值，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向他们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的人是有的，盲目崇外的人也是有的。对于公开宣扬这类观点的作品，本丛书则暂不收录。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所有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西方更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使团的主要成员 照片中从右至左为：左协理柏卓安（英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志刚、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美籍）、孙家谷，右协理德善（法籍）。

初使泰西紀要

初使泰西紀要卷一

妙蓮居士參訂
且國主人編次
繼巷者照校字

大清同治六年丁卯冬初與西洋有約各國通使先是西洋各國與中國和約後屢請中國出使至是年冬十二月初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始以軍功花翎記名海關道總辦章京志剛誠篤懇摯器識宏通奏奉

諭旨派充使臣與章京候選知府孫家鼐並賞二品頂戴偕美國蒲安臣同爲

初使泰西紀要

《初使泰西紀要》書名頁及首頁

《初使泰西記》書名頁及序

同治丁卯

光緒丁丑鐫

初使泰西記

京都

隆福寺
寶書堂

發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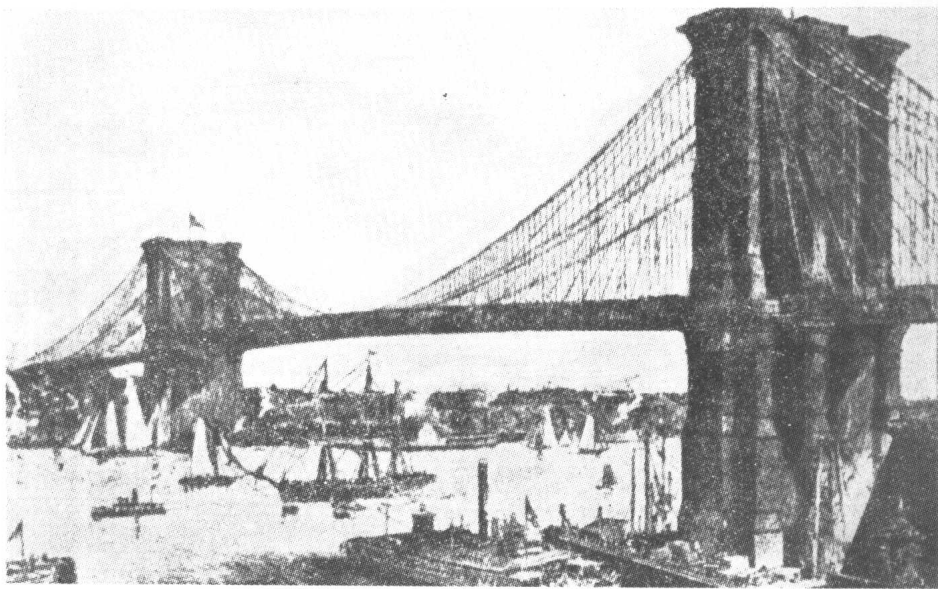
序

昔聞斌友松乘槎筆記喜其可以供人玩賞而究未能釋然于西事也因憶及志克庵星使曾充行人奉國書而周歷瀛寰爲開闢以來之創舉何竟一無記述巖壬申于役烏城幸得昕夕從事得聞以請乃出其所記使事稿就借讀之公牘外或紀程途或記風土間有論說頗潦草無倫次因竊摘其關切世道人心民生國計者次第錄寄小兒宜眉俾拓耳目向之不能釋然者已渙然冰釋矣及甲戌歸自漠北則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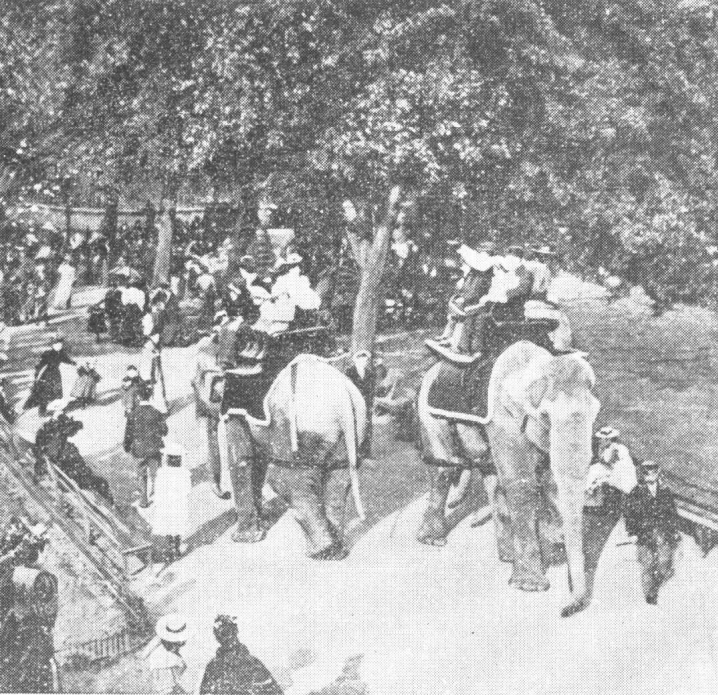
初使泰西記

序

华盛顿故宅 “观华盛顿墓。墓与故宅近，雕镂藻绩，一概勿施。其后人尚存一女，……”（《卷一·华盛顿墓与故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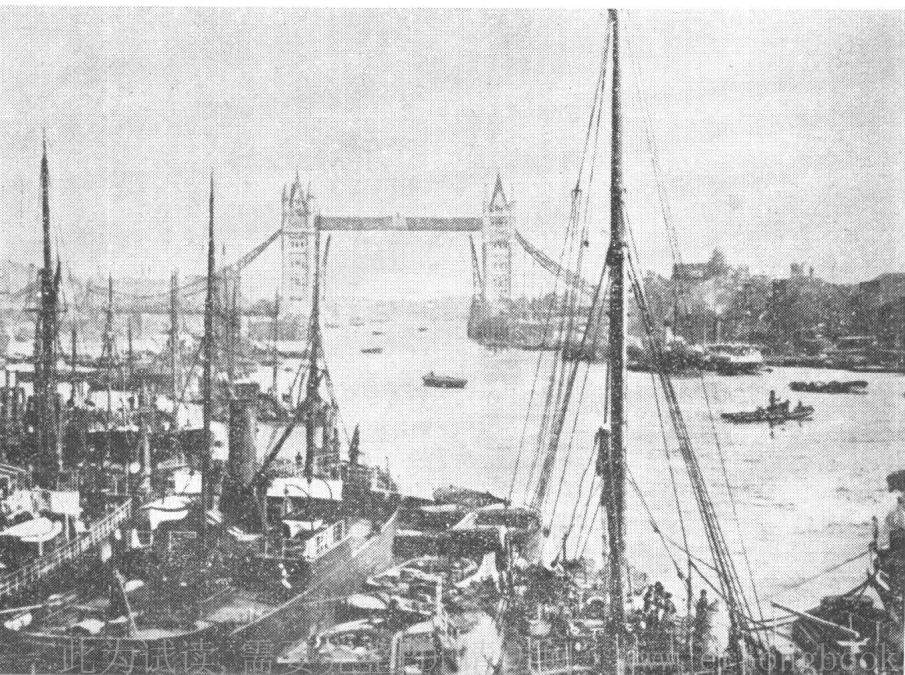


1867—1873建成之纽约大桥 “修飞空铁桥之法：造百数十丈之钢链，又累石为台高数十丈，则台为柱而链为梁矣。皆借火机之力，人力弗能胜也。”（《卷一·巨链横空架铁桥》）



十九世纪的
伦敦动物园
(参看
《卷二·万兽
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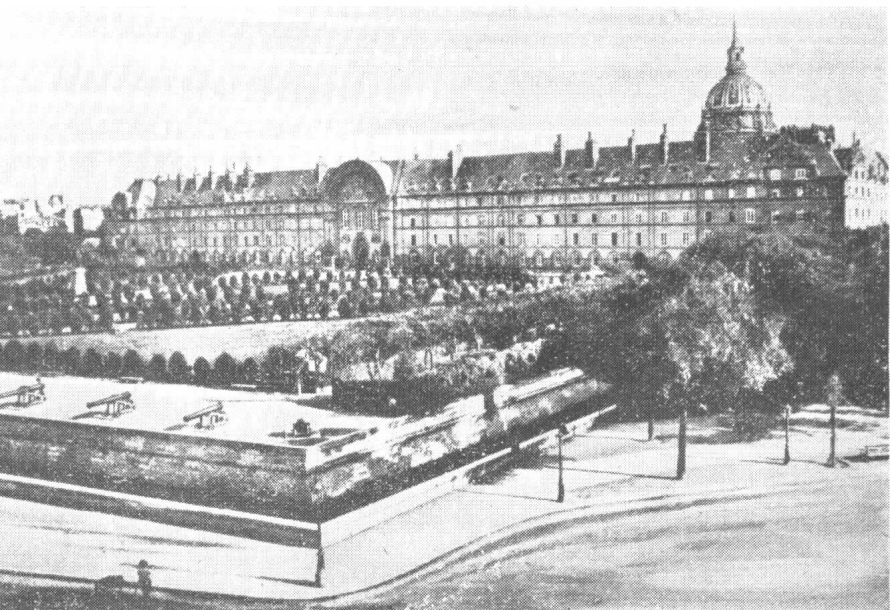
百年前的泰晤士河“帖木则河为伦敦都邑商船停泊之所，帆船林立。”(《卷二·帖木则河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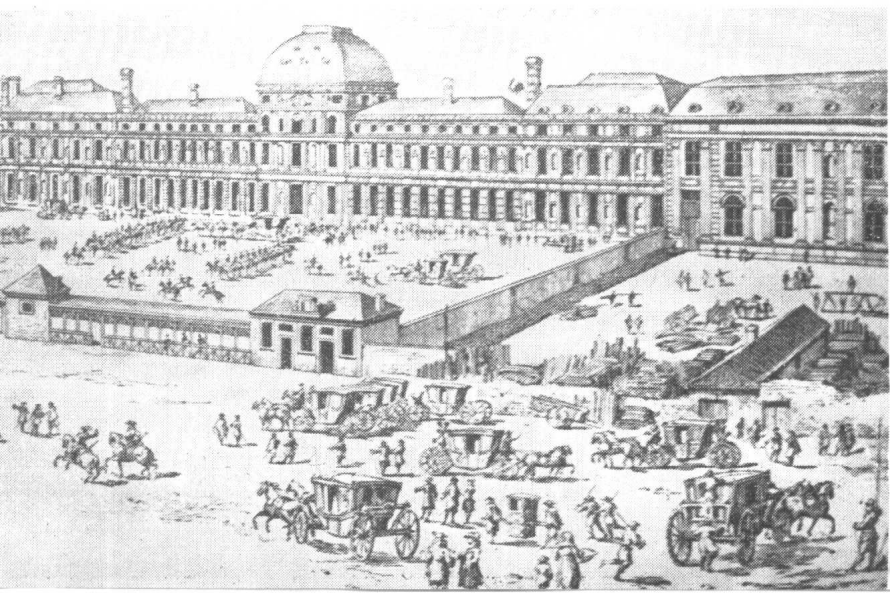
作者所见之巴黎 “……在法国都邑巴里司租寓。偶往通衢一游，则道途平坦，中为车路，旁走行人，夹路植树。有水法飞空喷洒为美观。长林大树千章，时有小憩之座。凡都人之婴童幼女，任于其中往来嬉戏。”（《卷二·巴里司的市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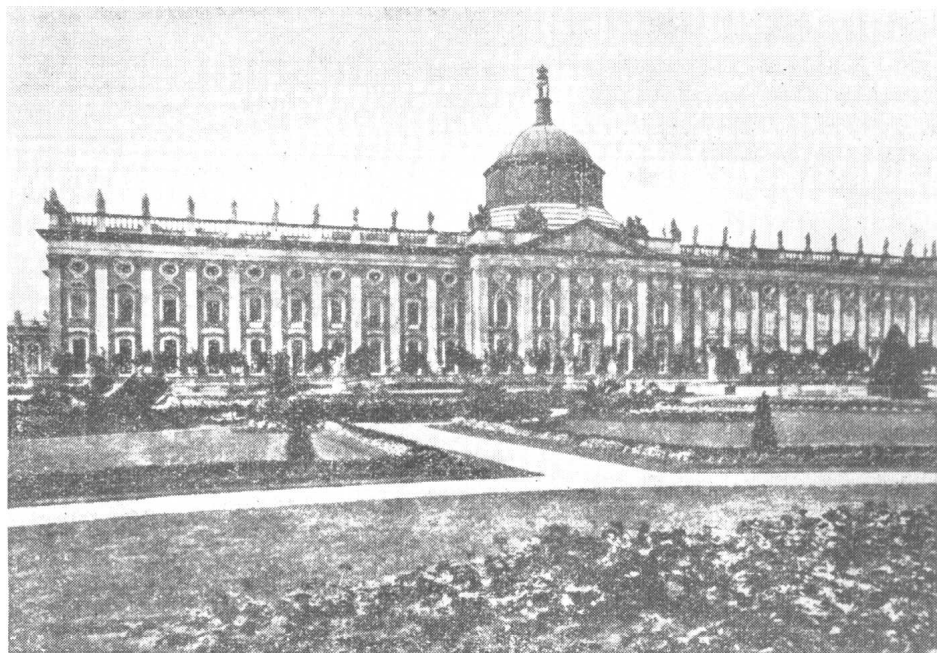




拿破仑第三的王宫
(参看《卷二·见法
王拿破仑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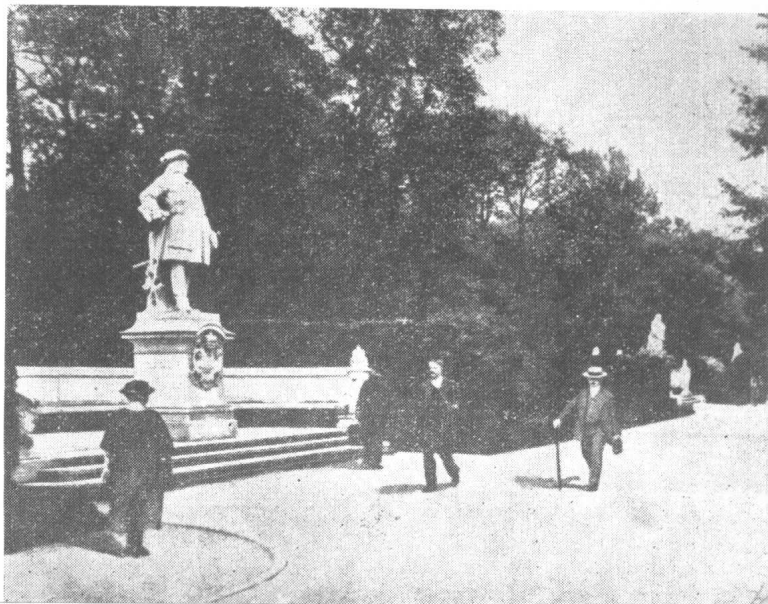
上世纪的法军操练
(参看《卷二·教场看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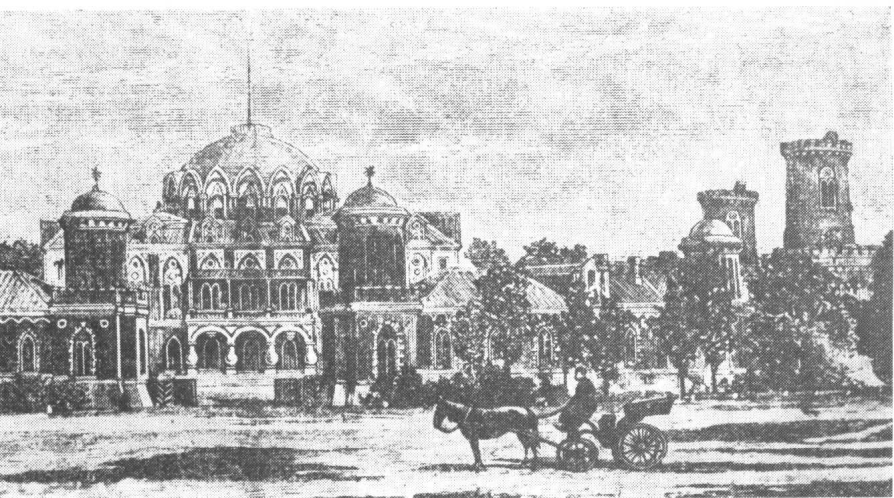




威廉第一的王宫 (参看《卷三·晋见威廉第一》)

柏林郊外小景
“都邑之
郊，为国人游
行之所，茂林
幽净，随地可
以小憩。”(《卷
三·柏尔灵郊
一妇人》)





彼得堡的沙皇宫 作者同治九年(1870)
在彼得堡曾五次进入皇宫谒见俄皇亚历山大和太子

普军包围中之巴黎 1870年巴黎报纸上的速写画,为市民在肉店前购买狗肉、猫肉和老鼠的情形。(参看《卷四·普法交兵,巴黎戒严》)



《初使泰西记》序

昔阅斌友松《乘槎笔记》，喜其可以供人玩赏，而究未能释然于西事也。因忆及志克庵星使，曾充行人，奉国书而周历瀛寰，为开辟以来之创举，何竟一无记述？岁壬申于役乌城，幸得听夕从事，得闲以请，乃出其所记使事稿，就借读之。公牍外或纪程途，或记风土，间有论说，颇潦草无伦次。因窃摘其关切世道人心、民生国计者，次第录寄小儿宜室，俾拓耳目。向之不能释然者，已涣然冰释矣。及甲戌归自漠北，则前稿已订成刊本。儿谓刊此书，亦犹刊《知古录》之志也；刊《知古》而不刊此书，是薄今人而徒爱古人矣。嗣抱丧明之痛，悯其苦心未遂，不忍使已卒之业废于半途，有用之言湮没弗彰也。而或疑代刊此书为多事，然我读之而释然。焉知不有读之而亦释然反乐有此多事者，则我之心慰矣。是为序。

《初使泰西纪要》序

同治丁卯嘉平，齡侍先君入内，遇志克庵先生于班列。先君示齡曰：“此人杰也，尔敬识之。”迨光绪庚寅春，始由耆继庵戚弟介绍以谒。先生并出所著《初使纪》属为序，凡三易稿乃定。先生之功名，固不因纪而显，其纪亦不待序而传；而有不容辞者，盖以壮年已知敬爱，今阅二十余年能挂名于其文字间，岂非先君指示之初意也哉！噫！今之为文者，相率骛远而忽近，喜华而略实，自谓名言不刊，超汉逸唐也。而罕譬曲喻，切中时弊，凿凿乎若谷粟能疗饥，断断乎若药石能伐病，浑然无圭角，如先生所纪，洵言近而旨远矣。慨自咸丰辛酉至今，用夏变夷，可称中外禔福；乃绎此纪，意一若有隐忧在朝夕间者，何哉？古君子每忧治世而危明主，盖以明主有绝人之资，治世无可畏之防。则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深惧其纪意之所在乎。然昔汉文之世，兵革不兴，当时贾谊已谓天下有可长太息者、流涕者、痛哭者，后世卒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谊虽功烈未著于时，惟尝谏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而主父偃始举行之，汉